

史記

卷九十五之
一百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7)
函號	剛 10 1



史記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又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士侍讀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以屠狗為事

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

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

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破之復東定沛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

破泗水守薛西

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

與司馬尼戰碭東

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

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

大夫

文穎曰郎官大夫也○正義曰第六級也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復常大夫爵第七

從從攻城陽

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

先登下戶牖

正義

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

間爵

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大

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間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問之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正義曰曹州縣郤敵斬首十四級

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

索隱曰秦亳湯所都

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曰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

河間守軍於扛里

正義

曰地名

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正義曰汴州縣北以郤敵先登

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

楊熊軍於曲遇

索隱曰音翻颯邑名也○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

攻宛陵

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曰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八里先登斬

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

主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侯侯駟索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贖曰秦制列侯乃

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

通從攻長社轅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轅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正義

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

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攻秦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

三

正義曰在

軍於犇

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南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

先登西至酈

正義曰酈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

以郤敵斬首二十

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

張晏臣瓚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

文武關至霸上斬都

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

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

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

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

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

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

徐廣曰一本作帷下頭目而視

皆皆由血

項羽首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

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

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

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

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

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再入

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

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

正義曰桂陽臨武縣遷為

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

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

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

雍檠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檠音胎○索隱曰案雍卽扶風雍昌縣檠音台卽后

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檠城是章平卽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

正義曰壞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郿

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

治華陰也至櫟陽正義曰櫟州縣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

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于平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卽樊川也從攻項籍屠賈

賈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賈賈功臣表則有賈賈侯清河有賈賈城小顏以爲攻項籍屠賈賈合在河

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

五十里賈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

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

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

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項籍

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及噲從至陳取

信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

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

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

志云後人故城在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

代州繁峙縣界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曷

丘臣軍徐廣曰曷一作寧字戰襄國正義曰邢州城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先登

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張晏曰殘有所毀也曷

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潏軍於無終廣昌正義

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

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

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

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正義曰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

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

丞相抵薊南素隱曰抵訓至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

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

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

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

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

其北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



中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億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

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索隱曰媿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酈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酈音歷高陽

聚名屬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

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歧從攻

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

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

中旬陽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

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上郡

正義曰破雍將軍烏氏索隱曰烏音於然反周類軍柁

邑索隱曰柁邑在幽州地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

曰北地縣名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以

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

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

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

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地之界先

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易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

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正義曰號曰

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國印

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

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

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

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

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

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陷兩陳

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牆非也

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

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

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

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酈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

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

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

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

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

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

諸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

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樂布俞音舒自平齊來乃下趙城

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滅兒也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

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也漢書無諡續

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

立徐廣曰世一作也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

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

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

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索隱曰案晉灼曰

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曰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

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坐高

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

為子為及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

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

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

東攻濟陽下戶牖破季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

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

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

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

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

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

曰今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

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蒞陽索隱曰蒞音止地名

今霸陵也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

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

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

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

服虔曰高

帝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邵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墜小兒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漢王怒行欲斬

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

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

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

縣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

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

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

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

縣在朔州善陽縣界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

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

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

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

復以太僕

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

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以太

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

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

以太僕事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

下邑之間也

正義曰宋州碭山縣

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

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

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
 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
 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拮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取繪是也

正義曰今陳州南潁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

是也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

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

戰疾力

服虔曰疾攻之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

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

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

號昌文君

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士加美號耳

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

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

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

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

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

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

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

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

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

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

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

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

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

日傳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

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

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滎陽武至襄邑

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

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

屬陳索隱曰案武柘縣令也正義曰柘屬淮陽國按滑州柘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

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

煩胡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宮索隱曰連尹是擊王武別

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

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

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

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

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

番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羸博破其騎所將卒

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

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

日留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

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

郡公卒斬龍且文穎曰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

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

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

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

音秋慮音閭取又音越僮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

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項羽使項聲

薛公鄉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項聲鄉公下邳正義

曰鄉音談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素隱曰

東海縣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

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

去徐州滕縣界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鄒蕭

四十餘里也相攻苦譙正義曰戶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徐

曰苦縣有願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

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

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

在濠州定遠縣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

東南五十五里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正

東城歷陽

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

渡江破吳郡長吳下

如淳曰雄

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今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

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

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

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

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

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

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

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砮石服虔曰砮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平風反至平城為胡所圍

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

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降曲逆盧奴上

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

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

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

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索隱曰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

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一

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今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

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

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

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

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正義曰風

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

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

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

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

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大史公序蕭曹樊滕

之乃委其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雲蒸龍變

屠狗販繒

攻城野戰

扶義西上

受封南面

酈況賣交

舞陽內援

滕灌更王

弈葉繁衍

史記卷九十五

史記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華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

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

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

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

康熙十五年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

一

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

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

賈韞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

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

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

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

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

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

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王因以

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父施也○索隱曰謂改

詩相之名更者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

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

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

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布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

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

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榮陽城

楚破榮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

為虜矣項羽怒享周苛徐廣曰四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

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

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與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

年封封二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

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

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

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

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

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

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

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

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

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正義曰方與縣名公

其號璜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

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

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禮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

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

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

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

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

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

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

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

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曰相諱世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

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

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

為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

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父之高祖持御

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

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堯亦前有軍

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

日十一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

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

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

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

不朝見三歲而死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諡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傳

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

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

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辟音避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

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

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

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二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

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醜國除駟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

堯徐誤也。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元年卒漢表

又云封九十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

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或過也

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

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

代主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

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重吏張

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

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

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

周亦為火也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

曰此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命於樂官使長行瓚曰謂以此故取類以定法律曆條令也。正義曰此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此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蒼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

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紕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

曰所選保任者也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

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類音曠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

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類代侯則類

即類與漢書畧同者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

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

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

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駟索如淳曰材

官之多力能脚蹋強弩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素

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隱類反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

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

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孝文帝欲用皇后弟

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

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

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

曰今易州界武陽城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

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

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

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

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

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

今便行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

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

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

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

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

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廟塽垣服虔曰外垣也如嘉聞之欲因此以法

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

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

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塽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

曰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

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諡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

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二年子史改封靖安侯子侯史代六歲坐

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

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

諡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

其父襄佐高祖有功合諡哀侯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

許溫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

薛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

吾為楚王戊太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姪姪索隱曰姪音側

傳諫爭而死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躡躡音初角反廉謹為

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張晏曰不

考經典專用顛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

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

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畧且紀征和

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于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

車于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畧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

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

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

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

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

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

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

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

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丞相奏以免

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

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

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

繁君

索隱曰繁姓也音婆

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

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營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車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職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于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

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

微甚

徐廣曰微一作徵

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

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

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

復所能於事

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

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相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臣始絀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相國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媿媿

無所發明

史記卷九十六

史記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酈生食其者

正義曰曆異
幾三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
圍縣。索隱

曰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
也故者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
也晉灼曰落魄落託義同

為里監門吏

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

起諸將徇地

正義曰徇畧也

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

握齟

應劭曰握齟急促之貌

好苛禮

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

自用不能

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

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

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

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

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

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

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

高陽傳舍

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

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

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

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

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

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

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

一作烏合一作瓦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

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

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

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
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
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
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
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
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
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
天而民人以食爲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
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

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
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
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
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
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二塞成臯之險正義曰卽杜大行之道
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杜大行之道
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
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
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
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
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
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
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
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
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
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
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
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

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

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贖曰項羽吝於爵賞玩借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項城得賂積而

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

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

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

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

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
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王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
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
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
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享汝酈生日
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
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
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
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粱侯後更

食武遂嗣三世

索隱曰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

元狩

元年中武遂侯平

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

子遂嗣恐

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葉市病死國除

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

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

之

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馳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

王陸生至尉他懸結

服虔曰懸音椎今兵士椎頭結

一撮

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懸結二字依字讀之

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懸其髮而

結之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

昆弟墳墓在真定

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

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

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

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

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

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土南越不助天下

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漏燒王先

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

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

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

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

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

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

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

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

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渠音

詎。索隱曰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句迫促而不如漢也。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

月日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

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

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

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

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秦韋昭云秦伯繁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

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

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

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

好時田地善正義曰時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

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

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

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

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

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

反數見不鮮

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

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

無父恩公為也

韋昭曰恩汚辱

呂太后時王

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

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

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

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

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

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

徐廣曰務一作豫

天下

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

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

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

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

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

漢書

音義曰言狼籍甚盛

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

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

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

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舉去
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
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
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
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
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
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
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
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

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送

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

禮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

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

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

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

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閻籍孺索隱曰按後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

閻籍孺今總言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

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

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

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陽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

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廣徐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

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
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
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
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
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
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
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爲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
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
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
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
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
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
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
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
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
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
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
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

史記卷六十七 項羽本紀 二十一
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會
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
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
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
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
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
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官如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風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懼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史記卷九十七終

史記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正義曰後魏地

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

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安陽正義曰後魏地

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杜里擊趙賁軍於開

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卷反司馬彪

漢書卷九十八重修

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

也車縣陽武正義曰鄭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

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爾非地邑共音恭

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

○索隱曰按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陰故城是也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侍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

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

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為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

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

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

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正義曰按為齊王韓信

相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

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

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二歲為代丞相將

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

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

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翁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於元反于求俱反曹

也州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秦軍

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作侯首五十七

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
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

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歛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
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

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

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索隱曰邢姓說名菑南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菑

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
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非趙賁軍

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
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

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

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

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
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饒

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

地東至繪郊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繪屬東海○正義曰今繪城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

鄒縣屬海州南至斬竹邑索隱曰二邑名斬在沛音機竹節竹邑擊項悍濟陽

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

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

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

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

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

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

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

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

后五年歎卒諡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

過律

索隱曰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

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繆者

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一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

聚名也周繆所封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

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

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

三里池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

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繆為

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繆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

二年以繆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

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

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

孝文五年縲以壽終諡為貞侯正義曰諡為貞侯一作卓子昌代侯

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繆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

封繆子應為郵侯諡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款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

一本皆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

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繆操心堅正身

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

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協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扼腕

史記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漢

太

史

合

龍

門

司

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

參

軍河東

裴

駟集

解

唐

國子

博士

弘文

學士

河內

司馬

馬貞

索隱

唐

諸王

侍讀

率

齊長

史張

守節

正義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

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曉

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

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九十九

劉敬

五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人
言上上召人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
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正義曰部音胎雍州
武功縣西南二十三
里故棻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
伐故去豳杖馬箠居歧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
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
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適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
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

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

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
膠漆也。索隱曰

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

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
東周者何成周也

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
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天下

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

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

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

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

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

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

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甫者乃劉也賜姓劉氏

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

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

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

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

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

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

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

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

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

敖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士輩言
 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
 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
 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
 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
 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
 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
 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
 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

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
 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
 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
 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
 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
 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
 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主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
 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
 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
 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
比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
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
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
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

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

多在此
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
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
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

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
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

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
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
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
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
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
曰案
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
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
士叔孫通已出宮及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

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
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
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
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
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
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
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
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卷也攢曰拔取

口搴楚辭曰朝搴此之木蘭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

爲博士號稷嗣君

徐廣曰蓋言有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

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
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
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
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
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
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

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
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
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
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
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
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
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如
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諫處蕞謂以茅
剪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蕞也○索隱曰韋昭云
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茲會友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
蕞又纂文云蕞今之纂字
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
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諫索

日諫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

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
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
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
一作幟傳言趨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
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
下為臚○索隱曰蘇

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
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
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
傳以次傳命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問
句音九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
幟○索隱曰

秦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芻豢至秦始皇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音幘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幘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

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會法也

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人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

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

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謹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

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

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

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

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

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

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

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

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

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必

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

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

柰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

留侯曰臣死且不避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

受榜受榜受榜受榜受榜受榜受榜受榜受榜受榜受榜

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

惠即位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從

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

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典樂宮也

漢太后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

遠間往謂非時也中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闕

間往來清道煩人也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

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

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

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孝惠帝大懼

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

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

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

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

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

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訕索隱曰道固

委蛇索隱曰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夏藉眾幹

裘非一狐

委輅獻說

絲絕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史記卷九十九終

史記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

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

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

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

康熙五十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

列傳

一

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之

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輶車為柳鄧展曰皆棺

節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鑽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

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專義相協

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妻為使人忽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

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

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朱家廼乘輶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安不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

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

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

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

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

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

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

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

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

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

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

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

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
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
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
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
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
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
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酣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
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
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

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

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

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

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
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奉較請

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奉較音姑角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
漢書作

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

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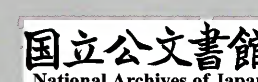
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

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

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廼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索隱曰漢書中尉司馬加禮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

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無官職也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
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
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
普音反謂疾台赴鑊
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
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
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
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徽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作徵兵於梁彭王病

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徐廣

曰小人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

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

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

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齊

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

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

徐廣曰履一作屨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履履蹈之也續
曰屢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舉旗則

覆軍為是愈於
屢之與屢者也 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
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
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司 非能勇也其計畫
無復之耳
徐廣曰復一作冀 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
所處
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
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欒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冤

誠知所處

史記卷一百終

史記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漢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撰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

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

曰盎為兄所保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

任故得為中郎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

一

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

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

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兄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

侯免相之國漢書作請室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

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

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

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

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

之蜀轡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

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

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

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

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

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

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
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
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
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
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
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
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
益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
皆為王益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

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言袁盎袁盎患之益兄子種為

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盎

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

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

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

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

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

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

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

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

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

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

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

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張晏曰於是戚夫人

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

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

李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

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

劔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

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

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

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

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

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

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

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
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
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
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
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
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
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益
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益去益坐錯亦去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

史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

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夫袁盎多受

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

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

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

不宜有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

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

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

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

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

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
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
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
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
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
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
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
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
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
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

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親老吾不

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

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碎君何患乃以刀決張

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隄

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步行

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遂歸

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

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

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

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徒之徒將軍



何自通之益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

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

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贊曰凡人之於赴難

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

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

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

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

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

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

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

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

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掇生所問占徐廣曰掇一作服駟

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掇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

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

先生所學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

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

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

中乙科補錯為人峭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

掌故也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

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

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臧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

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

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贊曰茂陵書太子家令

秩八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

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著數十上孝文不聽

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

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

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給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門

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志亦隱曰墻者乃亂反謂墻外之

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

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

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不致於法

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

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

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

便請削之上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

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

諸侯皆誼譁疾鼂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
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
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
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
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
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爲校尉擊吳楚
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
路從吳軍所來也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
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

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
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
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
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
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畫元中上招
賢良公卿言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
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抗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購其才時以變易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張晏曰謂
景帝立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
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
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
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史記卷一百一終

史記卷一百一

張釋之馬唐列傳第四十二

漢 太史 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又音如
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

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
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鄒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
鄒陽並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若
出穀也如淳曰

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事孝文帝十歲不

隱曰訾立目子移反字苑云貴積財也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一

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

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

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

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

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

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

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尉秩三百石十餘問

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

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

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乃無可恃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

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

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晉灼曰音謀○索隱

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

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

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

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

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

敝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

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

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今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

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

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居北臨廁

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

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是

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

使慎夫人鼓瑟上

自倚瑟而歌

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咏○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

相倚也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

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

用紵絮斲陳蔡漆其間

徐廣曰斲一作

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斲音側略反蔡音女居反案斲

陳蔡以漆著其間也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

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

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埤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鄠山發北山石槨乃

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

中者有物雖拜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

使其中無可

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

尉項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

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

在故城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

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

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

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

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

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

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

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

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

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

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

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

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

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

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

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王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

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索

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



颯反杯者博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
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

也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父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日一作閒漢書作啓啓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

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 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 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

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

王生老人曰吾鞮解 正義曰上萬越 顧謂張廷尉為我

結鞮 索隱曰結音 如字又音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

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

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

尉使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

釋之卒其子曰張犖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

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

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 事文帝

文帝輦過 索隱曰過音戈謂文 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

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 家安在唐具

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

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

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

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說良善也

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

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

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傲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

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

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

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

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源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

都尉昂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

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

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也門中概曰闔○索隱曰概音其月反○正義曰闔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闔以外

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

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索隱曰案謂軍中立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

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

六韜書云有索隱曰如淳云發音發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發音百金之

士十萬服虔曰良士良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也索

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索隱曰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

澹林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匈奴西抑疆

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

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

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

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

城在勝州榆林正義曰雲中郡故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

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五日一椎

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

曾一人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

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

者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

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

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

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

行而身不自行奪勞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

一歲也故與雇同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一言

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

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
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
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為不能用頗收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
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
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
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
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袁盎 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李齊

收功魏尚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史記卷一百三終

史記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漢太史

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象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注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

本趙國都

曰洛州邯鄲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

州温縣三十里漢縣

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

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三

列傳

一

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

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

中而涓潔也如淳曰受書謁徒其家長安中戚里

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以姊為美人故也其

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

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傳者皆

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

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

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

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

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

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

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

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

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

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注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

婢見反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

也韋昭曰聲和貌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

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

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

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

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

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

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

左內史名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

日洗沐歸謁親文類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

直五日一下也按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為諸子之舍

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襦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佳廁踰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踰為實實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實則實滌除穢惡之穴

也呂靜曰械窬囊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賢達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

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及閉小袖衫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

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復與侍者不

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

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

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

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咸里也。正義曰內史慶醉歸入外

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

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

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

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
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
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
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
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
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
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

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

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

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

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

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

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

相丞相淳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

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

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

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

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

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

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

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

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于何人以書

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

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

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

賈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

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考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永縣界也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汶水縣北十三里按代上其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轉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

謂超踰之也轉音衛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為

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

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

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阿綰索隱曰

誰何猶借訪也一日譙阿者責讓綰曰以謹力景帝幸

也不譙阿者言不墮責衛綰也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貧換之也。索隱

曰施音移易音亦

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

廉忠實無他腸

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

乃拜綰為河間王

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

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

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

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

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

上以為綰長者不

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

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

代桃侯舍為丞相

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

朝奏事如

職所奏

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

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

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

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

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

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下

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大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人或毀之曰不

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

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

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

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

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

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

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兖州縣也以

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

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

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

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

韋昭曰陰重如今滯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

各有理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

小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

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期不為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

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淨淨期猶常也言為不絮淨下淫故得以入其臥內也後宮比

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秘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秘

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

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

也音駢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

悅音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

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

之二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

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

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

家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

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

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

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

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七

微巧

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而周文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

處調

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隊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澤衣周仁之垢汚君子

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受此為君子譏之為君子譏之為

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縮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史記卷一百三終

史記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東中郎外兵參軍河內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

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

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漢七

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

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

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

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

死未葬而流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

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徐廣

年十二月捕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

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

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情王家奴隨

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

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

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

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

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

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

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

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

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

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
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
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
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
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
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
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
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
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
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

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

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

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

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

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財牧所藏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

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

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

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王輒休

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

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

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

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

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

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

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

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

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時左丞相自將

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云武帝

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

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

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

榮陽人也少孤貧因爲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

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

卜日而自占著名家口名數諫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武功扶風西界小邑

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屋縣西界也駱谷間在

雍州縣蓋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剗道也安以爲武功小邑

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爲求盜

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爲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

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爲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邑中

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

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

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

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正義曰百

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正義曰百

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

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

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

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

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

軍正義曰衛青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

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

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
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
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
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
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
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
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
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
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
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

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且

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

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

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

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

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

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

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

刺史

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

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

以田仁爲丞相長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

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懾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

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

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一百四終

史記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漢太史令龍門

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王劭云鑿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爲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爲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入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

曰盧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

醫也是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

也。正義曰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扁鵲

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

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我有禁方年老

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

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

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乃悉取其禁方書盡

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

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

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

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

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

忍及劉氏音陳忍反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或在

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諸大夫疆而公族弱趙簡子為

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

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而何怪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

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與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父者適有

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

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

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

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罷

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兄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

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

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

也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阜曰

也魁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正義曰陝

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

又洛州汜之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

比並滅也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

太子葬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

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

術不書 姓名也 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

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

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

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厥。正義曰釋名云扁鵲曰蹙氣從下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

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

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

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宁庶子

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

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音解反鑿石橋引案杭毒熨索隱曰鑿音什

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大橋引身

知熊顧鳥伸也杭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

毒熨謂毒病之處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

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

于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

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兌骨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

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

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

乃剝皮解肌訣脈結筋懈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

幕正義曰以瓜漣流正義曰上于錢腸胃漱滌五藏練

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

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

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

待切脈

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曰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多夏觀其脈之變則知病

之逆順也楊玄

望色

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

採云切按也

聽聲

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

滑也

寫形

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言病

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正義曰八

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今募在陰俞在陽楊

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

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

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

云從陽引陰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

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子

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音張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曠舌搐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人報號君號君

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

幸甚索隱曰謂號君自謙云已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

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索隱曰上

音支力反竟精泄橫流涕長濟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

下音億忽忽承駭索隱曰音挾駭即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

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

陰部反陽脈見者為陽人

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滑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

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

也恐非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曰維音直

此義也延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二經

脈十五絡脈陽也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

維陰維之脈也止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也中焦在

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

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

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會氣閉而不

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

泉髓會絕骨血會膈合脊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

焦此謂人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

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女九反素問破

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

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

也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應中之時

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

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

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

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

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會氣會臙會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正義曰熨兩脇

下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

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

卷之三十五 五

時有此方也 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

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

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

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

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

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

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

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

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

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

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

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

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

病病疾多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

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

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

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

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有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戀反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啼縈音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 十一

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

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

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莞莞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

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

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

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

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苗

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

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

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其

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

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入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

躄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眩當真也又云眩指毛反也

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

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

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

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

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

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癘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

八日嘔膿正義曰女東反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

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

作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

脈從關至天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

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王叔和

於春甚於夏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其病主在於肝

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代

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

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

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益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

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

之脈也故曰覆益是其真藏之脈不病而死也呂廣云

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

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

八分或五分六分不及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

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

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

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

分下章曰

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境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寸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天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高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訖食飲者風痺訖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

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

盛者為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邊心主徐廣曰邊音唐

邊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曰邊依字讀。正義曰八寸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

自臍已上至帶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

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斃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白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令人不得前後洩

索隱曰洩音所留友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

飲正義曰於禁反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

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

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

寸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

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上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莒

密州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正義音牽車轅未欲渡

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

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

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

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

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聞

濁徐廣曰一作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

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索隱曰痺病也音宜臆音

音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早也脾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

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

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

索隱曰劉氏音巡

滫者去衣而汗晞也

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

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

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

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

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

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

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索隱曰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

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

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

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

王其肺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

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

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

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

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

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鑿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

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

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

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

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

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及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瘦少腹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瘦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鄰氏音嫁。正義曰龍魚

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瘦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

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瘦血死

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

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來然合合也是脾氣也正義曰卒者葱忽反卒一本作

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

合氣於膀胱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見瘦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

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

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瘦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益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迴風也

迴風者飲食下益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

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益而輒出不留者法五

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曰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

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

徐廣曰一作罷

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

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

索隱曰灑

音土咸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灼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

衆音

昏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

徐廣曰一作肝

刺其足少陽脈臣意

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

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

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

動也

正義曰鄒厥陰之脈也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

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

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

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

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

茲已自言足熱而憑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

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

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

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丞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

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

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

王曰得母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

豎奉劍從王之側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廁嘔

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齩朽也。虫齩之缺朽也。臣意灸其

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

意往飲以葺礪正義曰浪若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

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胗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

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闔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鼻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舍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蠱索隱曰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

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



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

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

腎欲弱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

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翻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

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

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

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

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

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

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燠燠之故云

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

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

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

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衆醫皆以為寒熱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饒○索隱曰音饒檟舊音遶遶○

正義曰人腹中短重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

飲以芫華一撮卽出燒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燒

得之於寒溼寒溼氣死音鬱。索隱曰又如字篤不發化為蟲臣

意所以知寒溼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

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

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

尺索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髮首言髮如蟻螬事蓋近也

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益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

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

會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

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

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卽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

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

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

之盡如意診臣卽為三大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

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

丁亥溲血死卽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

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

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

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袁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

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

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

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

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

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

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

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

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

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

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

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

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

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

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庚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

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

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

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大乳房上骨名也此謂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盧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

位十一年卒諡孝王眾醫皆以為廢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

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

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

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

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

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春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音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即死今

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

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

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

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

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

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踒徐廣曰一作踒○正義曰上要手六反及下九六反謂打毬也

廢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

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番陽人虛裏

處且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
 生及所治已病衆多又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
 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索隱曰數音色付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
 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
 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
 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
 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
 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
 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
 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不求意診
 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
 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
 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不脩家
 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

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
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
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
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
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
曰董謂深藏之一作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
董○索隱曰董音謹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
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

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
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
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賀又作質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
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
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臣意即往

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

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

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

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

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

光間處正義曰上音開下音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

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

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

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謂中年時也楊中倩不肯索隱

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死月猶言須也

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

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

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

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

曰謂診五藏之脉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

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入脉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

之曰當論俞正義曰式驗反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三十一
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
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
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
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
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
尺牘爰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
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心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木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鈞天

言上口號嗣

尸歷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史記卷一百五終

友員于論

言公銀罪

味夢降天

土郵郵論

常朝服寶四

史記卷一百五終

